

天召不可违

——梁木回忆录(下篇)

1976 年加东夏令会 (Camp Trent)

每年夏季，在加拿大东部的特兰特大学 (Trent University) 有一个大型夏令会，所有加拿大东部的中国留学生基督徒团契都会参加。一九七六年就有大约四、五百人参加，我也参加了。第一天晚上，聚会开始了，大家唱诗歌，接着主席介绍当天的讲员，讲员姓张，英文名字是 Eric，是一位从英国邀请来的中国人牧师。他就是我的恩师张熙和牧师，当年他才四十一、二岁左右。那一年大会邀请了两位讲员，除了张熙和牧师，还有一位是从美国来的。

张牧师的樣子很清瘦，他以鏗鏘有力的聲音，用非常流利的英語來講解聖經。很不尋常的是，當張牧師講道的时候，我感覺到一種說不上來的東西在大堂里头。有一次，當全場大家都在專注听他講道的时候，突然傳來一陣“哗哗”的尖叫声，那是坐在遠處的一個男生，忽然在放聲哭泣。這麼安靜的一個聚會環境，哭泣聲來得太突然了，令人覺得很奇怪。但是瞬間他就安靜下來了，也沒有打擾聚會。那位男生也許是有所感觸，可能是出於難過，我無法揣摩他的動機。但是我能感觉得到，似乎是上帝的靈降臨到會場當中，在人心里工作。

張牧師讲的是關於教會的異象——就是根據《聖經》的教導，真正的教會應該是怎樣的。他的講道讓我看到地上的教會對比聖經

所说的教会，两者差距太大了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讲道，我的内心可激动了。明白了天父的旨意后，我就作了一个默默的祷告（我年轻不懂事，对神没有礼貌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），我一边听道，一边向神说：“神啊，你干嘛花了这么多年才让我明白这个道理呢？你早一点让我知道，我肯定早就走在你的道路上了。人生太短暂了，我哪里还有时间追求两个理想呢？我哪里有时间干两种事业呢？我要投入你的工作中！”那时我二十一岁。

营会结束了，神没有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走。我回到大学继续读书，查经班的学习照旧。但很快，在这个一百四十人的大学生基督徒团契里头，大家都留意到我这个天主教徒在热心、忠心、爱心上都比众人突出。不到一年，我就成为了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，我开始带领小组了，一边跟着 Gideon 继续学习《圣经》，一边也与 Gideon 一起照顾“弟弟妹妹”，我成为一个小哥哥了！

为回国传道做准备

在加拿大，学生选定了专业之后，除了要完成与专业有关的必修科目（core subjects），他们也必须完成一些选修科目（elective subjects）。“选修科目”就是在专业科目以外科目，学生喜欢学什么就选什么。大多数的学生就选修更多与专业有关的科目，这样一来，全课程就清一色是与专业有关的科目，他们认为这样会提高自己的就业机会。但是，学生也可以选修一些与专业无关的科目，但这样做的学生比较少。

我正是这样做了。因着我再次感召的缘故，我就借助了加拿大的教育制度，在满足了核心科目的要求之外，挑选了很多与计算机无关的选修科目——包括普通话、中国近代史、古典希腊文、新约

希腊文、英语写作技巧、合唱团指挥法、作曲入门等。我的普通话是在外国学的。我是为了有一天能回国传福音而学普通话的。我的普通话老师并非来自中国大陆。从 1973 到 1976 年，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，还未开始改革开放，所以还没有大陆学者到外国大学教书。

教我普通话的是一位台湾老师，他是用ㄅ ㄆ ㄇ ㄏ（注音符号）教读音的，教的很好。我非常感谢我的台湾老师。所以，年轻人不要忘恩，我的每一个恩人我都记得，不论他们曾向我施与哪方面的恩惠，我都记得。为了有一天能回国，我也学简体字。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：只要有一天能回到祖国大陆，我有机会站起来宣讲福音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拿起粉笔，在黑板写得一手流畅的简体字，我要让我的同胞们看不出我是海外侨胞！为了同胞，为了福音，我必须装备自己。那是大学二年级的我。

恩重如山

我是一九七三年九月到达加拿大的。那时已经有不少的外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勤工俭学，加拿大人就觉得我们外国人影响了他们的就业机会。于是就向政府抗议，逼政府制订新政策，逐步限制留学生工作。新政策要求老板招聘外国留学生需要满足以下条件：老板需要为留学生申请工作准证；并且把招聘信息在劳动局发布三个星期，如果这段时间没有本土人士应聘，就开放给留学生。但凡本地人士能做的工作，外国留学生就不允许做。新政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限制外国学生工作。

一九七四年的暑假，刚念完高中第一年，我还能找到工作。当年我在加拿大国营铁路局当体力工。你看我今天的身体，很难想象

我曾在铁路局干过体力活。我到今天还懂得挥动锤子的功夫，是我的师傅们——铁路维修队的那些印第安老手们教我的，他们教我如何仅仅分三次，就能把一根根又粗又长、约 15 厘米长的钢钉，打在木桩里面。铁路工人的工资很高，所以高中第二年的生活费和学费我可以自给自足（高中第一年是父亲供应我的）。待我上了大学，政策收紧了，我就找不到工作，所以大一、大二都是花父亲的钱。

大学二年级那一年，父亲来信告诉我：“对不起我儿，你老爸仅有的退休金，最近已花光了。你得去找兼职打工，才能完成你的学业了。”我收到父亲的信，心里太难过了！于是就回他一封信说：“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爸，我对不起您，让您这样为我牺牲。您放心，孩子会去找工作的。”

我没有告诉父亲现在工作难找了，不想让他为我操心。于是凭信心向神祷告：“爸没钱了，我愿意去工作，求你帮助我。”当时，我银行的钱差不多见底了，还有最后一个学期四个月的学费没交（上学期的学费已经付过了），房租的钱没有，吃饭的钱也快没有了。我需要赶紧找工作。

在外国，中国人开的饭馆，十之八九都是瞒着政府请一些中国留学生，因为无需申请工作证，都是廉价劳工，可以任意剥削。我对神说：“这种非法的事我坚决不干！”不干的话，就意味着没有中国老板愿意聘请我，但我认为自己决不能妥协。有一次我在食堂吃面包，有一位我不认识、也从未见过的中国同学（非基督徒）来找我，他喊我的英语名字：“Joe，听说你在找工作是吗？”我说：“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他说：“是人家告诉我的，我认识一位老

板，我是帮他打工的，他还想多请一个人，你愿意做吗？”我说：“愿意。”于是就跟他去了。

恩德处处

那位同学带我坐了五十分钟左右的大巴，到了一个小镇。那里有一个小饭馆，老板是李其照先生，广东台山人。他不是基督教徒，他是我的另一位恩人。于是这位同学把我引荐给李先生，并把我的情况告诉他。李先生表示愿意聘请我，但是我需要等三个星期左右，他得在劳动局发布招聘信息，看看有没有本地人应聘这份工作。不过他会特别强调应聘者需要懂英语和中文——白话，台山话（广东方言）。很明显，就是为了避免本地人来竞争。

但是没想到，招聘信息发布之后，在短短的两个星期时间，居然来了五、六位加拿大女士来应聘。李先生问：“我不是要求需要懂中文的吗？”她们每一个都说不知道。他就这样逐一婉拒了她们。李先生觉得奇怪，就亲自到劳工局去了解情况，发觉劳工局发布信息的时候，故意不声明雇主要求懂中文这一项！最后，李先生还是坚持要把这一条件写清楚，然后要求劳工局重新把信息发布一次！他就是这样来帮我的。结果三周之后，没有人来应聘，我就正当地得到了这份工作。这样我就可以持守纯洁的良知，勤工俭学。

每逢周五早上，我上完两节课（我故意选比较早的课），大概十点半，饭都顾不上吃，就坐大巴到小镇，从中午十二点开始上班。所以除了当铁路工人，我还是一位服务员，炒菜、洗碗我都懂，况且我的效率还蛮高的，不会打破碗碟，这是我的专业！这些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学会的。

就这样，我每逢周五中午上班，一直做到次日凌晨两点钟，打

扫卫生，打烊。然后回老板的家洗一个澡，睡一觉。再从周六中午干到晚上十二点，打扫卫生，打烊，回老板家过一夜。待周日睡醒了，我就坐大巴回到滑铁卢。回到大学，洗个澡，午饭都来不及吃，我就去参加下午的崇拜——因为上午都是加拿大人教会的崇拜时间，华人教会就下午租用他们的教堂聚会。

到了晚上，吃了晚饭就去大学图书馆读书，我一个周末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星期一还要交作业，有时还有考试。我只得利用星期天晚上完成第二天的作业，或预备考试。有时候累得要命，我要一只手撑着眼皮来看书，因为几乎全部精力都花在工作上了。这也是我瘦的另一个原因。当时我就是这么熬过来的。当年的中国留学生，跟今时在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，开着奔驰、宝马的中国留学生，简直就是两码事！

所以感谢神，我有工作了，但我的健康也因此受了影响，人越来越瘦。大概八到十个月之后，由于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了，觉得这样扛下去或许不太明智，道谢过李其照先生，我就辞工不做了。因为没有了工作，最后的四个月的伙食费、房租就没有了着落。但学费已经有了，打工挣的钱足够我付清最后一个学期的费用。

和我住在一起的四个同学都是基督徒团契的弟兄。房东是一对姓尹的夫妻，都是华侨，他们在大学工作。与他们同住的还有尹太太的老母亲，他们都不是信徒。有一天我的同学们都上学去了，就我一个人在，老奶奶就从楼上跑到楼下来。老人家说：“小梁，你也看见了，阿姨年纪也大啦。滑铁卢每个冬天都下大雪，老人家冬天还要给你们这群年轻人扫雪铲雪，干不了了。”滑铁卢的冬天平均温度跟哈尔滨差不多。老奶奶继续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就代替我每

周一次打扫积雪；你们楼下几个房间打扫卫生、倒垃圾和杂物的活儿，我也不想干了，你来做，好不好？剩下来的房租钱，你就不用付了。”

这个姓“尹”的家庭，是我另外三个恩人。年轻人千万不能忘恩，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恩人。一个人的成长和成才，是需要许多人的恩宠和施予，不是直接从天而降的，是透过人赐给你的，怎么可以忘恩呢？千万不要做忘恩负义的人。我故意告诉你们这些的情节，是因为我觉得很宝贵、很实用。

房租的问题解决了，那么吃饭的钱怎么办呢？那天晚上，我们五个基督徒弟兄一起用餐，他们对我说：“每天晚上我们都是放五双筷子，以后也一样，餐费不是问题，我们一起吃饭。”

有一天，我的教会的那位宣道会牧师拿着一个信封来找我，他说：“有人告诉我你在经济上有点困难，这信封里的钱是给你的。但你要听清楚，这钱不是我们给你的，是天父给你的，你不可以拒绝，拿去吧。”我是靠这个信封、我的弟兄们提供的免费用餐、房东免我的房租，加上李其照先生提供的十个月工作，才得以顺利毕业的。

天召不可违

初一我想当神甫，让母亲伤心了一次，现在大学快毕业了，我要终生传道去，这个还是得告诉家人。我这个“孝子”要第三次面临作门徒的考验，我硬着头皮也得面对！祷告之后我就写信给香港的家人，告诉他们我快毕业了，但我在加拿大期间，有幸读到了《圣经》，在这本天书里我遇见了天地的创造主，从他的话语里，我蒙了天召。我告诉他们毕业后，暂时不能回家，因为天命不可违。

虽然父亲本来没读过什么书，却因小儿子能出国留学感到光荣。他常常写信给我，但我这封信发出去后，从此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了。以前母亲也写很多信给我，这封信之后，她只给我回过一封信，那一封是骂我的家书。

在信中，母亲用香港的俗语，说我们这一家好像一个小型足球队（标准的足球队是由十一个人构成的，但香港地方小，除了标准足球场之外，还有小型足球场，小型足球队是五人一组的），必须共同进退。妈妈写道：“没想到，你出国几年之后，竟然给我们写了这样一封信，我们一家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是你，变得最自私的也是你。我恨你！我知道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原谅你了！算了吧，你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家庭，你不回来也不要紧。”这是妈妈的最后一封信，爸爸没有给我回信。

我哥是一名警察，平时不写信。这次他破例给我写信，不是骂我，而是劝我说：“小弟，我了解你，我知道你会回来的。我知道你收到我们的信后，你会改变主意的。我们等着你。回来吧！”我姐也写信给我，内容大同小异。

我这个难题太复杂了，如何解释呢？再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会相信我的。

收到他们的回信后，我就回到我的小房间，把门一关，眼泪就啪嗒、啪嗒地流下来了。还记得那时候的《圣经》是红色边，黑色封面的，我忘了当时是打开的，还是一面哭一面打开的，总之提摩太后书二章的那一页都湿了。因为我的泪水，好像瀑布一般，浸透了那页面。在此之前，我在查经班学过这一段经文，张熙和牧师在讲道中也讲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：你务要作基督的好士兵，不能被

各种世务缠身，否则无法得统帅的喜悦。于是我就对主说：“是你召我当兵的，我不回香港。但是我害怕这样一来，我的家人永远都不会信福音了。但是召我的是你，我把我家人完全交托给你了。”

我想坦白自己的脆弱，而不是强调自己的坚强。祷告完了后，我用仅有的一点钱，拨了一个长途电话。拨了一串号码，电话接通了，是我姐的声音。姐就说：“妈妈在，你等一会儿。”接下来就是母亲的声音了，她没骂我。我失败的地方就是：我一听是妈妈的声音，整个人就崩溃了，好似一个融化了的雪人。刚才还在房间里祷告，现在却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亲情的力量真大！

你猜我对妈妈说什么呢？我对母亲说：“妈，孩子快回来了。再过几个月，我就回来了。”挂线之后，我就后悔了，又跑到房间里哭的稀里哗啦的。刚才不是说了，好士兵不能被各种世务缠身，否则无法得统帅的喜悦？但一听见妈妈的声音，我就不行了。幸亏我人还在加拿大，于是祷告之后我又开始写信。那封家书我足足写了十三页，归纳起来就是：“爸爸、妈妈、哥、姐，请别误解，我不是没有孝心，只是天命不可违啊！孩子不能马上回来，但我最终是会回家的……。”长达十三页纸的信寄出去后，我就决定不回家。为了这个“出尔反尔”，母亲曾经怪责我很多年，因为我说过“再过几个月我就回来了”。这是我的失败。但是失败过后，我还是站了起来，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了，我要一生背负这从天而降的圣召。

蒙特利尔 (Montréal)

每位学子和他们双亲最重视的，就是大学毕业典礼，因为这是光宗耀祖的时刻。对许多人来说戴着四方帽，身披学士袍拍毕业照非常重要，但我不看重这一切，所以我没有毕业照可以和你们分享。

但是对父母是需要有所交待的。所以，当我考完最后一个科目，就去找数学计算机系的一位主管，我说：“我想提前毕业离校，可不可以麻烦您把我的成绩单以及我的毕业文凭寄到蒙特利尔市？”他问：“你干嘛要提前毕业？你不是念四年专业课的吗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不好解释，反正我想提前毕业。”就这样子，我提前毕业了。

我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，在考完试后，还没有拍毕业照，就离开了滑铁卢大学，直奔蒙特利尔市。蒙特利尔市就是当年张熙和牧师牧会的城市。加拿大的版图很大，滑铁卢位于加拿大的南部，而蒙特利尔市是在东部，两个城市相隔有七小时的车程。买了长途车票后，我的口袋里仅剩二十来块加币，我拿着仅有的一点点行李，走向天父带领我的另一个台阶。

张熙和牧师是在 1975 年受邀从英国利物浦移民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牧会的。我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那里牧会两年了。这是他第一次以主耶稣培训门徒的模式开始一个传道工人的培训班。他没有公开招生，只有他自己教会的人知道这个计划。一开始我不知道有这个培训计划的，我是从滑铁卢的室友（他比我更早毕业）那里知道的。他毕业后就去了蒙特利尔参加培训课程。我十二月份到达时，培训课程都已经开始了（他们是十月中旬开学的），我已经晚到了两个多月。

“一次得救、永远得救”的风波

抵达蒙特利尔的那天大概是周五，我被安排住在一位兄弟的家。到了星期天，张熙和牧师在崇拜聚会中说：他刚从班夫市（Banff，位于加拿大西部的城市）的冬令会讲道回来，他想将在那里发生的事向大家做一个报告。

自一九七五至七七年那三次加东区夏令会后，张牧师的名声开始在加拿大华人基督教会中广传，这次是从加东邀请他到加西来讲道。当年冬令会的主题是 Give Me This Mountain（求你把这片山地赐给我），经文取自约书亚记 14 章 12 节。就这主题，筹办单位想张熙和牧师讲解的方向是：基督徒如何才能达致在基督里的全部潜能。

在讲道中，张牧师指出一个定律：要得着，就要先失去；要得生，旧人必须先死去；要高升，就得先降卑；要攀登顶峰，就得先下山谷，正如迦勒原先想要的是山地，却甘心处于希伯伦谷地一样。同理，要达致在基督里的全部潜力，就不惜代价，为了得着基督，甘心失去一切，就如使徒保罗一样。

讲道中也提到了腓立比书 3 章 7-17 节的内容——“这样，我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、完满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。”张牧师问：保罗岂不是早在初信之时已经得着基督了吗？腓立比书岂不是保罗登峰造极之作吗？为什么说他还未得着、还要竭力追求呢？为什么说“或者”可以得着基督呢？难道他没有得救的确据？

张牧师根据《圣经》解释说，救恩是一个过程，分为三个阶段：初信时的得救，现今继续被救，主再来那日全然得救。他又说，基督徒若想在那日全然得救，就必须一生效法基督、以得着基督为目标；这是必须的，并非可有可无的。第二场讲道则以“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”（希伯来书 12 章 14 节）作为结束。但这就冲击了华人教会一个广受欢迎的教义：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

听完了张牧师两场圣经讲解后，有筹委会委员代表来到张牧师

的房间找他，目的是要张牧师遵从他们“一次得救、永远得救”的教义。他们说，如果张牧师不同意他们的教义立场，就不能让他继续讲道了。他们关注的是教义，而非《圣经》教导。他们就张牧师的讲道，并没有指出任何不符合《圣经》之处。他们只问：“你相不相信得救是靠神的恩典？”张牧师回答：“我当然相信。”他们又问：“你相不相信得救不是靠行为？”他答：“那就在乎你指的是什么‘行为’。若指的是人的行为，靠人的行为是绝对不可能得救。但若指的是圣灵在人心中工作，是圣灵借着人行出来的好行为，这是圣灵的果子，是神施恩拯救人的凭据，这种行为是不可或缺。”

第二天，委员代表再次来找张牧师。张牧师问他们：“所谓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你们可否澄清是指什么意思？比方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了，后来犯了奸淫杀人罪，不肯悔改，就去世了。这个人见主时是否还能得救？”他们回答：“是会得救的。”张牧师表示他不能同意，因为这不符合《圣经》教导。

为了避免发生争议，张牧师表示愿意在明天最后一场讲道避开“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”的话题。毕竟，要是突然终止讲道的话，会众必定会大惑不解、议论纷纷。其实，张牧师觉得自己已经是在真理上妥协了，这是不对的，但为了和睦、合一，只好如此取舍。但他们不肯接纳张牧师的建议。于是，张牧师只好选择不讲，提早离开了营会。事后，据一些当年在场的人的见证，在张牧师离开营会后，冬令会筹办单位并没有就特邀讲员突然离开的事件做出明确的交代，这就导致了群众议论纷纷，疑团不散。

向教会报告完毕后，张牧师就把得救的条件，圣洁的重要，以

及一次得救、并非无条件地永远得救等问题，详细地解说了一遍。

恩同再造

崇拜结束后，我向张牧师表明来意，说：“透过您的讲道我看见了父神旨意的异象，这一直催逼着我，我要投身天国的事业。”

几天后，一九七八年一月，门徒培训班在牧师家上课，我被邀请一起听课。上完一节课，大家到了休息厅，一边享用师母准备的茶和糕点，一边聊起来。牧师对我说：“星期天你已经听过我的报告了，现在正是水深火热的时候；本来在加拿大华人教会的圈子中，我是一个稍有名气的人，现在已经是失宠了，你跟着我，哪里有教会愿意接纳你呢？你还是不要跟着我。”

他继续说：“我们这里不是单学《圣经》知识，即便《圣经》知识很重要，因为它是神的话，是生命，但是祷告的生命也同样的重要。如果有了神的话语，却没有祷告的生命，也是没用的。但是，有了这些还是不足够的，还需要学习一起生活。那些独来独往，不能跟别人合作的人，就是违反了天国的法则。这些你还需要三思啊！”

我回答说：“牧师，您说的对。但是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：火分两种，一种是凡火——是属世、属人的，是不圣洁的，需要逃避；另外一种则是从神而来的灵火，是圣洁的。灵火，我感觉到这里有，我要投奔有灵火的地方。”他说：“这事情重大，不能匆忙做决定，你还是继续祷告，两星期后再说吧。”

我急性子，等不了两个星期，就找他说：“牧师，我不能再等了，在来之前，我已经就反复地计算过代价了，还需要算清什么的

代价呢？”他对我说，他清楚看见主的灵一直在带领、催逼我；他欢迎我加入培训队伍的行列。在那一刻，我说：“牧师，您是我的牧人了，恳请老师栽培我。”那是一九七八年一月。

一九七九年夏，培训课程完毕，我们蒙恩接受了差传接手礼，走上了全职侍奉的路，直到今天。

神不偏待人

无论你是谁，当感应到神向你召唤、如果你忠诚地做出回应，神必然会带领你、为你预备老师，为你开路，正如我为神的国着急的时候，他就为我开路一样。

愿天父接纳我的感恩和见证，也希望我的故事能够鼓励大家喜乐地回应天父的圣召。这个感召，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向你招手，盼望你们可以像小撒母耳一样回应说：“我在这里！”，不管你是来自什么背景，不论你的文化程度如何，只要你真心回应天父，雅伟天父必定会使用你，因为我就是一个证据！

2017. 04. 17

《完》